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之三

唐兴明 乐萌 主编

全八册

倍倍尔的故事 卢森堡的故事 蔡特金的故事 台尔曼的故事

尹庆军 季正钜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国际共运导师与活动家的故事之三

**倍倍尔 卢森堡 蔡特金
台尔曼的故事**

尹庆军 季正钜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 唐兴明 乐 萌
副主编 沈丹英 白平浩
罗平汉

目 录

倍倍尔的故事	1
下士之子	1
流浪打工仔	3
“强盗首领”	6
铁窗乐园	11
“死”而复生	17
罗莎·卢森堡的故事	20
喜爱诗歌的小姑娘	20
大学时代	23
“嗜血的罗莎”	27
狱中生活	32
浩气长存	36
克拉拉·蔡特金的故事	41
少女英雄梦	41

流亡巴黎	44
动人的女演说家	48
“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52
不怕死的老太太	56
台尔曼的故事	60
聪明勤劳的孩子	60
工人领袖	64
教女成为革命接班人	68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72

倍倍尔的故事

下士之子

1840年2月22日，德国科隆杜伊茨普鲁士第二十五步兵团军营暗堡。第三连下士约翰·哥特洛普·倍倍尔的小房间里，一盏锡制的油灯无力地燃烧着，昏黄的灯光照着灰暗的四壁。晚9时整，军营的号手吹响了低沉的“归营号”，这是催促兵士们就寝的信号，按照普鲁士国王不容触犯的意志，从这一刻起，整个军营必须绝对肃静。然而恰在此时，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这位下士的长子——奥古斯特·倍倍尔降生了。

倍倍尔出生时，他的父亲已在军营里生活了十几年，但只熬到下士，不仅地位低下，薪饷也十分微薄。为了缓解一下贫困的生活，倍倍尔的母亲——一位曾作过女佣的穷家妇女——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向士兵们出售一些生活必需品。当倍倍尔的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后，全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了。

倍倍尔四岁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了。他的叔父也在同一军营里服役，为了照顾倍倍尔一家，与他母亲结了婚，成了倍倍尔的继父。但两年后，继父也患肺病去世。失去依靠的倍倍尔一家三口（他最小的弟弟已夭折）只得回到他母亲的家乡维茨拉。

维茨拉是个风景美丽的小城，倍倍尔在这里开始了真正的童年时代。生活依旧艰难，好在外祖母在城郊有几小块田地，外祖母死后，倍倍尔的母亲继承了这些土地。此时，倍倍尔弟兄俩进了当地一所贫民小学开始读书。家庭负担更重了。母亲没日没夜地为别人缝制军用皮手套，但收入却少得可怜，为了维持生活，她不得不忍痛卖掉准备留给孩子们的几小块土地。尽管如此，倍倍尔一家还是常常吃不饱肚子。有好几年，他们的晚餐只是一块不大的面包，涂上薄薄的奶油或果子酱。小兄弟俩三口两口吞下去后，还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希望能再给几块，因为这点面包根本无济于事，肚子还咕噜噜地叫呢。母亲很无奈，就这么一点点口粮，还有明天、后天……她只得咬咬牙，板起脸回答说：“有些时候，袋子虽没有装满，也要把袋口捆起来。”所以，后来倍倍尔回忆这段岁月时说，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好好地饱吃一顿奶油面包。

没过几年，倍倍尔的母亲因过度劳累，染上了肺病，几乎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幸亏几个亲戚接济，才得以勉强维持。从此，不满十岁的倍倍尔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不仅要照顾

母亲和弟弟，料理家务琐事，还得设法挣钱养家。每天放学后，他都跑到市里一家花园饭店的九柱球场上做小工，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拖着酸痛的腰背走回家。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倍倍尔放松学习。在学校里，倍倍尔属于最优秀的学生之列，他学习勤奋刻苦，算术和几何成绩非常突出，历史和地理也是长项，只是对唱歌和宗教不太感兴趣。此外，他的组织能力和主持公道的性格也初步显露出来。到森林和郊野游玩、滑冰、游泳，多半是他带头。有一次，为了使一位同学免受不公平的责罚，倍倍尔挺身而出为他辩护，结果被误认为是共犯，尽管倍倍尔根本未曾参与其事，还是一同受到了处分。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主张公道的性格伴随了他一生，也是他后来受众人敬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倍倍尔十三岁时，久病的母亲去世了，他从此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先到姨母家生活了一年后，就不得不辍学独自谋生了。

流浪打工仔

退学后的倍倍尔本打算学当时比较热门的矿业，但因付不起学费，只得来到一家作坊当了旋工学徒。学徒生活异常辛苦，而且待遇极为苛刻，倍倍尔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先给师傅家里挑四担水，然后从早五点一直干到晚七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只是吃饭时才离开旋床，晚上也不许外出。星期天，朋友们

都结伴游玩去了，倍倍尔却不得不立在店里，等待为主顾们清理肮脏的烟斗，为此他常常气愤得流泪。由于童年时缺乏营养，倍倍尔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使他饱尝艰辛。在极度的劳累中，倍倍尔唯一的乐趣就是埋头读书。他把仅有的几分零用钱都用在租书上，几年里阅读了许多历史小说以及有关希腊、罗马和普鲁士的历史书籍，其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记得滚瓜烂熟。

1857年，在倍倍尔学徒期满的那一天，他的师傅去世了，不久店铺倒闭。由于在当地难以找到固定的职业，也由于倍倍尔对外面的世界心仪已久，于是，1858年2月，十八岁的倍倍尔背上“柏林包”（注：用漆布包裹的捆，外观像大香肠，里面装着日用必需品），冒着大雪，开始了漫长的流浪打工生涯。

当时，西欧各国的机器工业已有很大发展，手工艺者在城市里找工作很不容易。政府规定，手工艺者必须随身携带一本漫游簿，写明拟经由的地区，并须由警察机关登记和签证，谁没有签证，谁就要受罚。在许多城市里还有明文规定，手工艺者必须在上午八点至九点到警察机关接受医师检查，否则不给签证。没有签证，或漫游簿被警察和宪兵没收，就根本找不到工作。

倍倍尔流浪打工，并没有明确的去向，只是估计在哪个城市可能会找到工作，就起身前往。最初他乘火车到达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没有找到工作，两天后又乘火车到海德堡，还是没有工作。为了节省路费，只得步行，又经过几个城市，最后才

在一个叫做斯派尔的小城里找到了一份临时性差事。工资很低，住宿条件也极其恶劣，只能在作坊里的一个墙角搭上几块木板勉强过夜。两个月后又失业了，只得背起简单破旧的行囊继续游荡。

流浪生活使倍倍尔吃尽了各种各样的苦头。有时长途跋涉几个星期也找不到活干，身上仅有的几分钱花完了，只得沿途乞讨度日，还必须躲避宪兵和警察，以免漫游簿被没收。夜晚，由于没钱住旅店，有时连乡村小客栈也住不起，只得躲进乡间的旧谷仓里，在干草堆上过夜。遇上阴雨天，由于没有雨伞，也没有衣服可替换，常常连续几天穿着潮湿的衣服。树叶飘零、秋风瑟索时节，倍倍尔为了攒钱买一件过冬的衣服，不得不连续几个星期忍饥挨饿，勒紧腰带拚命干活。

1858—1859年的冬季很长很冷，严寒从11月中旬就开始了。当时，倍倍尔已在累根斯堡的一个作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因作坊老板过于苛刻，倍倍尔与其发生了争执，于是在2月初，不顾寒冷和大雪，离开了作坊。倍倍尔和另一位手工艺者一道，先来到慕尼黑，但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决定去奥地利碰碰运气。在入境时遇到了麻烦，因为奥地利边境要求入境的手工艺者必须提出确有五古尔盾（注：德旧银币名，约合十马克。也译为“古尔登”）旅费的证明，可是他们没有这笔钱。怎么办？情急生智，他们决定扮成绅士，利用铁路蒙混过去。为了尽量装扮得逼真一些，他们把靴子和衣服仔细地刷了几遍，又在外衣内装上一条白色的衬衣领子，然后用少量的钱买了

边境这端末站到对面首站的车票登上了火车。这一招果然奏效，边境官吏见他们外表整洁，又是乘火车而来，所以未加详查就放行了。离开车站，倍倍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又得步行了。严寒中，他们踏着山脚下一米深的积雪，艰难地行走着。大雪严寒把羚羊从山里逼了下来，黄昏时分，听到羚羊咩咩的叫声，倍倍尔心中难以自禁地生出一种同命相怜的感觉。

1860年5月初，倍倍尔流浪到莱比锡。莱比锡是当时德意志中部的文化和工商业中心，科学、教育、艺术和出版事业都很发达，倍倍尔很幸运地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很喜欢莱比锡的气候和城市环境，不久又找到了一家较大的作坊，从此，倍倍尔就在莱比锡定居下来。

倍倍尔的这次流浪，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行程近千公里，途经德国中部和南部、瑞士北部、奥地利西部的几十座大小城市。他亲身体验到了德国工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困苦，对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以后坚定地投身于工人运动很有帮助。

“强盗首领”

倍倍尔在学校的末期和学徒期间，正是克里米亚战争（指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因主要战场在克里米亚而得名）发生的时候，从那时起，倍

倍倍尔就已经很关心政治。流浪初期，在巴登的弗赖堡，倍倍尔参加了一个天主教的帮工协会。他并不是天主教徒，真正吸引他的是协会会所里的大量报纸，通过读报，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60年代初期，德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工人协会，莱比锡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重镇之一，政治生活十分活跃。倍倍尔在莱比锡定居后，用自己的工资订阅了一份民主派的《中德意志人民报》。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在市区的一个花园大厅里将举行民众大会，准备创立职工教育协会。倍倍尔如期赶到会场，但他进去时，大厅里已坐满了人。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在走廊上找到个位置。这是倍倍尔第一次参加公开集会。会上有些学者主张把职工教育学会办成工艺学会的一部分，而一些工人代表则坚决要求协会完全独立，而且必须是政治性的组织。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倍倍尔虽然对这些人的主张不完全赞同，但对于工人们竟能这样强烈地攻击学问渊博的先生，感到由衷的佩服，暗地里盼望着自己将来也能够这样发言。就在这天晚上，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宣告成立，倍倍尔报名参加，开始了他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生涯。

倍倍尔满腔热情地参加协会的活动，一年后被选入协会的领导机构，成为协会委员会的二十四位委员之一，并担任图书部和娱乐部的负责人。倍倍尔公开发言的渴望很快如愿以偿，从小组发言到大会演讲，他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不断增强。倍倍尔在职工教育协会的发展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不出席其他会议，他每晚都在协会里度过，所以比协会主席们更了解会员们的希望和需要。这样，没过多久，倍倍尔就成为委员会会议上和月会上动议最多的人，而且他的动议几乎都被接受了，因此，倍倍尔的影响就大起来了。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还是德意志工人阶级第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组织。但联合会的主席是主张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的拉萨尔。联合会从一建立起，内部斗争就非常激烈，以拉萨尔派为一方，以主张激进的工人派别为一方，双方一直有重大分歧，常常相互辱骂，在会场中斗殴也屡见不鲜，以致于会场的主人经常拒绝租给他们会场。在集会中，双方都力图夺取会场的领导权，所以每次会议开始时，双方总要因争夺会议主席而发生纠纷。有一次在开姆尼茨工人大会上，拉萨尔派代表为了取得多数，竟将双手一齐高举，倍倍尔发现后，立即提议：所有的人都举手表决。在哄堂大笑中，这个建议通过了。拉萨尔派非常尴尬，争当会议主席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倍倍尔从一个普通工人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威廉·李卜克内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卜克内西比倍倍尔大十四岁，曾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英国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在伦敦，李卜克内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许多人交往密切，并因此学到很多东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成了一个积极的革命者，他热情地宣传第一国际的革

命思想，亲自参加了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组织工作。1865 年与倍倍尔结识时，李卜克内西已经算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老革命家了。此后，倍倍尔经常倾听李卜克内西的演说和谈话，听他介绍英国的职工会制度、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德意志的民众运动、政治时事等。此外，倍倍尔还经常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听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运动的一系列指示。这期间，倍倍尔阅读了他所得到和喜爱的第一部马克思著作——《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的著作使倍倍尔受到很大启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倍倍尔形成了他终生所奉行的原则：“我一旦认识到我以往对一个问题所抱的观点毫无根据，我就立即把它放弃，并且毫无顾虑地追随新获得的信念，并且公开地、坚决地拥护它。”1866 年底，倍倍尔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以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由于倍倍尔坚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他的威望越来越高，颇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一切使得俾斯麦政府和资产阶级都感到恐慌，官方报纸把倍倍尔领导的工人运动描写成“强盗故事”，把倍倍尔本人说成是“强盗首领”。由于官方的这种宣传，加上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所以，许多没见过倍倍尔的人，都把倍倍尔想像成一个身高体壮、长着红头发，大胡子一直垂到胸前的莽汉。

1867 年 2 月初，倍倍尔在北德意志联邦的议会选举中当选，成为议会中第一个工人议员。在选举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段趣闻。当时，倍倍尔作为工人教育协会推举出来的议员候选

人，在本选区作竞选旅行，一天，在火车上，倍倍尔听到许多人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正在进行的议会选举。

一个绅士模样的人以自命不凡的口吻说：“普选权，是拉萨尔的口号，俾斯麦竟然也搞起这个名堂来了。难道那些蓬头垢面的帮工、学徒有资格管理国家大事吗？”

旁边一个青年学生插嘴道：“不，先生，天赋人权乃是法国革命的先驱卢梭的思想，我看，普选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志。”

“不过，您听说过吗？倍倍尔可是一个恶魔，他是那样的狂暴，声言要消灭资本！没有资本，哪来工业、机器、钢铁、棉纱？这不是要消灭我们社会的一切吗？”

“喔，我也听说过，莱比锡工会的那个倍倍尔，是一个强盗首领……”一位妇女跟着说。

“绅士”见有人附和，便提高嗓门，大声说道：“这回倍倍尔也出来竞选议员，他竟对选民许愿，如果选他，就可望得到双薪和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此来收买人心，真是可耻极了！”

倍倍尔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走过去问道：“先生，您说的这些话是从倍倍尔本人那里听到的吗？”

“绅士”愣了一下，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清秀瘦弱的年轻人，旋即肯定地说：“当然，我是亲耳听到的！”

“不！这是无耻的谎言！先生，这样恶意中伤他人能说明您人格的高尚吗？”倍倍尔厉声说。

“您是什么人？您同倍倍尔……”

“我就是倍倍尔。”倍倍尔平静地说。

这句话惊动了整个车厢的乘客。“绅士”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赶紧在下一站灰溜溜地下了火车。

类似的情况在倍倍尔参加的聚会中发生过很多次，但每次聚会之后，人们都会惊奇地说：“倍倍尔原来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铁 窗 乐 园

倍倍尔自投身工人运动后，从 1869 年到 1887 年，先后六次被捕入狱。残酷的铁窗生活，不仅丝毫没有动摇倍倍尔的信仰，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倍倍尔以无畏的气度和乐观豁达的态度，把牢狱当成了养精蓄锐、增长知识和著书立说的园地。

1869 年 12 月，倍倍尔由于“散布危害国家的学说”同李卜克内西一道被判处三周监禁。这是倍倍尔第一次入狱，时间较短。第二次被捕是俾斯麦亲自下令的，直接起因是普法战争中的战争公债问题。1870 年 7 月 19 日，法国向德国宣战，揭开了普法战争的序幕。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因而战争初期，法国是侵略者，德国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也早有侵略法国领土的野心，同样蓄意要挑起战争，这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得复杂了，倍倍尔是

德国工人领袖中最早认识到这场战争性质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和李卜克内西都预见到这场战争并不是法国单方面的需要，而是普法两国统治集团的共同意愿，实际上是一场王朝之间的战争。战争爆发当天，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对第一次战争公债进行表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当时都是该议会的议员，他们认为，如果投票支持战争公债，就会使俾斯麦的阴谋得逞；如果投票反对战争公债，就等于赞同波拿巴的侵略。于是他们采用弃权的办法表示反对这场战争，9月初，路易·波拿巴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新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求和，俾斯麦却继续扩大战争，普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德国侵略，法国防御。11月26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再度进行战争公债表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坚决地投了反对票。倍倍尔的反战发言遭到了资产阶级议员的围攻，但他毫不怯懦，国会闭幕后又在工人集会上宣传这一主张，俾斯麦非常恼怒，亲自下令逮捕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12月17日早晨，倍倍尔正在作坊里做活，警察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关进莱比锡地方监狱拘押待审，指控的罪名是“图谋和准备叛国罪”。

拘押待审是各种监禁中最难忍受的，被捕者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对于要关多久、目前有哪些控诉材料都一无所知，常常使人因焦急而神经错乱，关押倍倍尔的小囚舍在阴面，屋里显得空空荡荡。在门侧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带盖的大木桶，是大小便的地方。靠一面墙放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把水壶、一本赞美诗和一本新约全书。另一面墙上固定着一条窄板凳，